

受氣包

從前，蒼岩山下住著一個忠厚老實的孩子，叫張誠。張誠在保正鮑照家做童工，鮑照出了名的脾氣大，人稱“鮑脾氣”。

一天，鮑照接待下鄉的知縣，知縣風聞鮑照克扣百姓糧食，把鮑照訓斥了幾句，鮑照心裡有氣，回來看見正在院子裡推磨的張誠，按住他就是一頓揍。

等鮑照走了，張誠靠在屋簷下的柱子旁，憋著一肚子氣，悄悄地抹眼淚。突然，一個東西“撲通”一聲掉到張誠的胸口上，他抬頭一看，屋簷邊站了一個白鬍子小老頭，笑嘻嘻地看著他，說：“你這孩子，老生悶氣。我剛才借給你一樣東西，叫‘受氣包’，以後你生的氣，就裝到包裡去了，會幫到你的。”

張誠撩開衣服，看到胸口多了一個米粒大的小疙瘩，說：“請問您是誰，為什麼要幫我呀？”

小老頭說：“我是喜神，最希望看到你小孩子高興，不想看到你們愁眉苦臉的。”

張誠感動地說：“謝謝喜神爺爺！”張誠站起來鞠躬的時候，白鬍子小老頭不見了。

第二天，鮑照繼續對張誠打打罵罵。張誠晚上脫衣睡覺，發現自己胸口米粒大的小疙瘩長到了雞蛋那麼大

，用手捏一捏，鼓鼓囊囊，裡面似乎都是氣。張誠想，這就是喜神爺爺說的受氣包吧，不知道對自己能有什麼幫助。

就這樣，張誠在忍氣吞聲中發覺，受氣包越長越大，沒幾天就有饅頭那麼大了。衣服蓋不住，被鮑照發現了，他撩開張誠的衣服，看著他胸前的大包，譏諷道：“這是什麼？蛤蟆腫？”說著，鮑照使勁捏了捏張誠的受氣包，受氣包突然沖鮑照“敦敦敦”晃動起來，嚇了他一跳。

鮑照冷“哼”一聲，說：“蛤蟆腫還挺有脾氣！”

晚上，張誠平躺在床上，輕輕撫摸著受氣包，歎了口氣，說：“受氣包啊，你到底有什麼用呢？”

話沒說完，受氣包“敦敦敦”又晃動起來，“砰”的一聲，脫離了張誠的胸口，慢悠悠地飄落到牆角去了。張誠低頭瞧瞧自己的胸口，仍然有一個米粒大的疙瘩。

在鮑照的打罵中，張誠胸口每幾天就長出一個饅頭大的受氣包，到點兒就自動脫落，落到牆角去，很快，牆角積攢了七八個受氣包。

一天早上，張誠起床稍晚，鮑照找到了門外，一腳踹開房門，從床上把張誠拎了起來，大罵：“你這個好吃懶做的鬼崽子，都幾點了還在睡覺

。趕緊幹活去！”張誠不敢吭聲，從地上爬起來就準備去幹活。這時，鮑照看到了牆角的受氣包，“咦”了一聲，說：“這些小皮球不錯，我拿去給孩子們踢著玩兒！”

誰知鮑照還沒走近，那七八個受氣包突然自己跳了起來，沖著鮑照飄了過來。鮑照伸手要接，受氣包卻閃過鮑照的手，從他的衣服上擺往上鑽，鑽到了鮑照的前胸後背。鮑照趕緊脫掉衣服，發現身上掛了一圈受氣包，已經長到肉上去了，怎麼拽都拽不掉。

鮑照又驚又怕，問張誠：“這到底是什麼東西？快說！”

張誠如實說：“這是一個老爺爺給我的，叫作受氣包，受了別人的氣後，就會長大，所以這裡面裝的都是我的氣……”

鮑照一把推開張誠，跑回自己屋裡，想用針紮破受氣包，可針尖一碰，痛不可忍。他又請來郎中治療，換了幾個郎中，都說沒有辦法。

鮑照遏制不住怒氣，在家裡掛鍋摔碗，還不解氣，把家裡人全揍了一通，氣得老婆帶著孩子回娘家了，幾個下人也都遠遠地躲開了。

不過，發了幾回怒，鮑照有了新

發現：發怒之後，便有受氣包癟下來。鮑照想：這可能就是解決受氣包的竅門。

於是鮑照找到張誠，將他綁到木樁子上，手提皮鞭，掙笑著罵道：“現在我要把氣加倍還給你！”

說著，鮑照對著張誠“劈裡啪啦”打了起來，張誠心裡又氣又急，“呼味呼味”喘著粗氣，小臉憋得通紅，胸口一起一伏，受氣包又鼓了起來。

打了張誠大半天，鮑照身上的受氣包總算全癟了下去，他心情轉好，指著張誠嘲笑地說：“我再也不會主動招惹這些瓜熟蒂落的受氣包了，讓它們在你屋裡堆著吧！”

說話間，鮑照發現散落在院子裡的十多個受氣包晃動起來，沖著他又飄過來。鮑照趕緊溜回屋裡，把門窗一關，躲在窗戶後頭往外看。只見受氣包在屋外飄來飄去，怎麼也不走，就等機會鑽進屋裡。

相持半天，鮑照扭頭看到了屋角放的一把獵槍，立馬大喜：“槍打受氣包，這遊戲不錯！”

鮑照持槍填彈，猛地打開一扇窗戶，對著紮堆飄過來的受氣包“咣”地轟出一槍，霰彈頓時擊破了所有的受氣包。

鮑照不禁大笑：“幾個受氣包，怎麼難得倒我？”

誰知道，自從鮑照把這些受氣包打爆，整個院子都籠罩在怒氣之中，大家全都拉著一張臉。

不巧這時知縣來了，進門就說：“你家裡的人怎麼個對我愛搭不理的，不歡迎我？”

換作之前，鮑照脾氣再大，也得暫且忍耐，但此時他聽到知縣的話，反唇相譏道：“就是不歡迎你！”

知縣臉色大變，扭頭就走，鮑照一捂嘴巴，想挽留賠罪，卻高聲喊道：“有本事別走，我揍死你！”

縣裡的公文很快下來，鮑照的保正之職被解除了。鮑照失勢後，整個人蔫兒了，脾氣也發不出來了。

這天，張誠正在屋簷下休息，又看到了屋簷上的白鬍子小老頭。小老頭依然笑呵呵地說：“有了受氣包，沒人敢欺負你了吧？”

張誠對老頭表達了謝意，說：“神仙爺爺，您把受氣包收回去吧！我現在長大了，變勇敢了，已經不是以前那個小受氣包了……”

小老頭持著鬍子點點頭，消失了。張誠再看胸前，那個米粒大的小疙瘩，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不見了。

編個謊

天真冷，老王從外頭進屋時臉凍得通紅，裡屋老伴兒正在炕上做手工，孫子睿睿在看動畫片。

“老伴兒，有個事兒和你商量。”老王從兜裡掏出兩瓶優酪乳，遞給睿睿，一屁股坐在炕沿。

去年獨生兒子大軍出車禍走了，留下媳婦芳草帶著八歲的睿睿過日子。芳草和公婆不大合得來，大軍走了以後就很少登門，睿睿倒是常來爺爺奶奶家。

老伴兒抬頭看了老王一眼——老王一直當家作主，今兒主動商量，她有點兒警覺。

“是這麼回事兒。老五要承包村裡的魚塘，承包費十萬塊錢，他家裡錢不夠，咱那折裡不是還有五萬嗎……”

老伴兒的臉沉下來。老五是最小

的小叔叔。

“老五說了，明年年底就還。對了，他答應給咱一分五的利。”

“幾分利也不行。他養魚就敢保賺錢？他賠了拿啥還咱們？再說咱不是早就說好了嗎？那五萬塊錢任誰都不能動！”

老伴兒的聲音有點兒大，在老王的意料之內。家裡這僅剩的五萬塊棺材本兒，是老太太的命根子。

“話是那麼說，可老五張一回嘴，我已經答應了……”老王壓抑了不滿，還在好言好語。

“你既然當家作主答應了，你就自個兒想法兒圓去。這錢我看誰敢給我動！”

老王的火拱了起來，漲紅了臉，喊：“今天這個家我還就當定了！”

說完用鞋上炕，砰一聲掀開炕櫃，在櫃子裡到處掏摸。

老伴兒丟下手裡的活兒，抽抽搭搭地哭起來。

老王越發惱了，跺著腳：“這老太婆！快說，存摺藏哪了？”

老伴兒只嗚嗚哭。

“爺爺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奶奶的存摺在哪兒！”睿睿丟下喝空的優酪乳瓶子，大叫。老王一愣：“你咋能知道？小孩子不許撒謊！”

“我就知道！”

老伴兒放下手，呵斥睿睿：“別瞎說，小孩子知道個啥，回家找你媽去！”

老王橫了老伴兒一眼，跳下地拉過睿睿：“告訴爺爺，奶奶把存摺藏哪兒了？”

睿睿看看爺爺，又看看奶奶，猶豫著，說：“昨天晚上，奶奶上我家了，給我媽一個存摺，說存摺裡有五萬塊錢，讓她拿去買豬飼料。……奶奶不讓我告訴你。”

老王臉上的紅在消退，嘴巴張合幾次，都沒發出聲，跌坐在炕沿。

“老太婆，咱不是說好了，這錢誰都不能動。再說，大軍搶錢的時候，咱都掏出去十萬了，咱就攢了這點兒老本兒啊。芳草外債那麼多，這五萬再扔進去，鬧不好還得打水漂……”老王說得很慢，嗓子有點兒沙啞，像是在自言自語。

老伴兒用睿睿遞給她的紙巾擤鼻子，擦眼睛。

“是，這錢是你留著咱倆養老的。可是芳草去年就賠了好幾萬，今年趕上扶貧政策好，又撐起了攤子。睿

睿說，豬沒飼料喂了，他媽借不到錢，急得在被窩裡哭……我，我就把存摺送去了。老頭子，大軍雖然走了，咱還有睿睿呢。咱不伸手，她寡婦家的，咋整？”

老王抹了一把眼，不吭聲。

“我倆都長點臉，身體好點，這錢也不急用，就給芳草娘倆渡過難關吧。你可別去找她要回來啊！”見老王沉著臉不說話，老伴兒有點兒慌，小聲哀求著。

老王攥緊了睿睿，說：“要回來？你這老太婆，尋思啥呢。其實，我也是聽說了芳草的難處，打算把存摺給芳草送去的，擔心你不同意，才編了個謊……”

敗家手機



老吳從單位財務部主任的位子退下來已經有三個月了，整天百無聊賴、坐立不安。想想從前單位還有三五好友、部門下屬請吃請喝，現在卻落得個冷冷清清，心裡越發是十二分的不平衡。

一天，老婆回來一臉神秘地對老吳說：“老吳啊，我給你買了款智能手機，才368塊，辛苦了一輩子，也該享受享受了。”誰知道老吳沉下了臉：“敗家娘們，我的舊手機還能用，又亂花錢。大小和舊手機還不一樣，還得再買個手機套，太浪費了！”

老婆惱了，轉身進廚房煮陽春麵去了。老吳擺弄著新手機，心裡琢磨起來：“平時用慣了手機套，沒有還真不習慣，不管怎麼樣，得先買個手機套去。”

逛了半小時地攤，最後花了32塊，總算買好了手機套，看著時間還早，老吳打算走走再回家。

一轉身，老吳發現，十字路口那家同事經常光顧的“四海酒家”，靠窗的一桌正是以前單位的同事，其中還有老部下劉會計。老吳頓時邁不開步了，但轉念一想，平時都是吃人家喝人家的，退休了怎麼還好意思再蹭酒呢？剛想轉身回家，哪知酒蟲在心裡抓撓得十分難受。不管了，不吃白不吃，正好看看，人一走，茶到底是涼還是沒涼！

老吳又想到平時一到晚上九點，老婆都會準時打電話或發短信催他回家，當下便將手機調成了振動。反正這酒是喝定了，想到這裡，老吳邁開大步直奔店內，老遠就打起招呼來：“小劉，這麼巧啊！”

“啊，吳主任，快來坐，一起喝一杯。”

“大家這麼熱鬧，這三個月，可是悶死我了，我一直想請大家到家裡吃頓飯，好好聚一聚呢。”

老闆娘見到熟面孔便過來加了碗筷，連連招呼道：“吳主任，好久不見，加個菜吧？”

“恭敬不如從命，那就加個金牌紅燒肉吧。”

眾人幫老吳倒上酒，天南海北，聊得可熱鬧了。時間轉眼過去了一個多小時，有些晚了，不過據老吳觀察，這幫傢伙都沒有買單的意思。老吳心裡有些不悅，心想：以前只要我在場，小劉買單比誰都主動，今天這是怎麼了？算了，反正九點鐘飯店也要打烊，到時誰愛買單誰買，我是堅決不買！

一桌人就這樣大眼瞪小眼，心照不宣，一旁的老闆娘也心知肚明：看來，大家是要給老吳一點教訓了。四海酒家開了十來年，沒收到過老吳一分錢，今天爭取破個例，但是怎樣才能做得順理成章、不露痕跡呢？

就在這時，老吳突然感到胸口一陣振動，原來是手機來了短信，老吳不由得撩開上衣，順手伸進口袋，準備拿出手機看短信。就在此時，老闆娘開了口：“哎呀，吳主任，今天是您買單呀，打完折368塊，多吉利的數字啊！”

大家也七嘴八舌地隨聲附和：“是啊，吉利，吉利！”“謝謝吳主任，老領導破費了！”

老吳伸出的手是怎麼都無法收回了，臉色看不出是黑還是紅，不過，他畢竟在官場混跡多年，善於順水推舟，他當即表態：“本來嘛，我就一直想請大家吃飯的，相請不如巧遇，誰都別跟我搶啊！”

老吳的手本來是想去拿手機的，現在只好去拿錢，不過還好，出門帶了四張老人頭，除去買手機套的32塊，正好還剩下368塊，不算很難堪。

一行人簇擁著老吳出了門，各自回家，老吳這才拿出手機打開短信，果真是老婆發來的：“敗家娘們溫馨提醒——你該回家了。”

“敗家娘們，早不發，晚不發，看我回去怎麼收拾你！”

騙吃

他走進“龍鳳酒家”，燃一支煙，四下環顧。

已經晚上七點多了，餐廳裡仍有不少客人。服務台一位女孩正低著頭忙乎什麼。他看了一眼吧台那只粉紅色的電話，神態自若地走了過去。

“美女。”聲音很輕又略帶調侃。女孩抬起頭，極像在夢裡被驚醒一樣。

“手機沒電了，可以用一下嗎？”他伸手拿起話筒，揚了揚。

女孩矜持地點點頭。他先撥了一個手機號碼，電話響了一會兒，沒人接，便又另外撥了一個固定電話號碼。

“是衛生監督所吳所長家嗎？你好，是嫂子吧？我是曉東，大哥在家嗎？我打了他的手機，他沒接。在家呀，那嫂子你讓大哥接個電話吧。”

他側了側身子，見女孩正用雙驚愕的眼睛瞅著他。他微微一笑，對女孩說：“來一個清蒸甲魚、紅燒野鴨、椒鹽基圍蝦，外加一個髮菜湯。哦，還有兩瓶啤酒，最好的那種。”

點完菜，他又朝話筒說起話來。“大哥，我到了，剛下的火車。來你家？算了，還是明天吧。還沒吃呢，我在龍鳳酒家，準備吃呢。對，是，不錯，酒店裝修得很有檔次，不過還得等我品嘗過才能有結論。記你的賬？算了，都老朋友了，這點錢我還付得起。唔，唔，好吧，既然大哥如此盛情，那我就謝謝了。好，明天見！”



他放下電話，滿臉春風得意。“請先付款，一共是888元。”女孩遞過一張菜單。

“記衛生監督所吳所長的賬，吳所長電話裡說的。”他順手將煙頭滅在煙灰缸裡。

“電話裡說的？”女孩笑了。

“就剛才，你不都聽見了嗎？不信，那你打個電話問問。”他拿起話筒遞過去。

“不必了。”

“問問的好，現在什麼樣的人都有，再說……”

“是不是讓吳所長親自過來說一下。”女孩截斷他的話。

“什麼意思？”

“我是說，衛生監督所的吳所長正在包廂裡用餐。”女孩冷冷地說。

“啊？！”他蒙了，像被人當頭擊了一棒。